



長風萬里送秋雁

● 呂昇陽*

我愛野鳥，尤其是候鳥。如果說哪一種鳥最能興發我的古典情懷，那應該是「大雁」了。當我在年少時讀到李白的「長風萬里送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」，那長空的雁陣與少白的豪情，便深深的觸動我的心弦，臨風懷想，似不可解。



我愛山水，所以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便是山水畫—文人水墨山水畫。既然涉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入了山水畫，其實也就自然地會旁及花鳥畫，而當我看到了清·邊壽民《蘆雁圖》之後，從此對大雁的情結也就有了完美的著落與棲地，那就是蘆葦蕩，一個自古以來可供大雁穩臥與悠游的濕地環境。

然而這些山水文學與繪畫終究都是別人的美感經驗，我渴望可以親證。所以我也曾勉力登臨高山，效法左思與張大千的「振衣千仞岡」¹；可是長空雁行與蘆雁的真實圖景，卻顯得遙不可及，因為「衡陽雁斷」²，所以台灣，尤其是南台灣，基本上並不在大雁遷徙或是度冬的範圍。



2021年的夏、秋，我一頭栽入了招潮蟹的領域。11月12日的午後，當我還在台南鹽水溪左岸的海茄冬林下紀錄一隻久居於此的「粗腿綠眼招潮蟹」時，史無前例的，一群十隻的大雁，竟然越過了鹽水溪，往南飛到茄荳濕地，降落、隱沒在一望無際的蘆葦蕩遠處。有人幸運的驚鴻一瞥，而我卻緣慳一面。

因為破曉時分是野鳥最活躍的時刻，所以翌日日出之前，我便來到位於高雄·茄荳濕地東隅的「八角樓」守候，期待可以看到牠們自昨天夜棲的蘆葦蕩裡振翅飛翔。可是當鴨、鷺、鷓、鴒等群鳥已陸陸續續飛掠了好幾陣，卻仍然不見大雁的身影。會不會只是匆匆過境呢？就怕牠們昨晚早已披星戴月的兼程飛往他處了。

望穿秋水的等待，有時就是一種情感與意義的累積。唾手可得的東西，往往可以雲淡風輕而不夠深刻。

07:17，終於等到十隻大雁隨著蘆葦蕩中的眾鳥驚飛而起，很快的，大雁就飛出了亂成一團的眾鳥，牠們有自己的方向與高度，牠們依序而飛，先是往東飛到濕地東北隅的蘆葦蕩落下，十分鐘後又忽然升起往西飛去，那映著蘆葦花色的背影，輕輕的掠過「孝思園」的七層白塔、天上聖母一媽祖的「金鑾宮」與佛教信仰的「碧蓮寺」的人文地景之後，又迴旋往東直到賞鳥亭前北方的蘆葦蕩落下而再度消失了蹤影。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大雁的飛行，喔，原來這就是曹植〈洛神賦〉所謂的「翩若驚鴻」。大雁的飛行，迅捷而優雅，很不同於群鴨的莽撞，也不同於蒼鷺的遲緩

¹「振衣千仞崗」語出晉·左思《詠史詩》八首之五。曾鐫印「三到黃山絕頂人」自誌的張大千於1974年亦有名作《振衣千仞崗》。

²古人認為雁到湖南·衡陽就不再南飛，如《衡州府志》註解「回雁峰」有云：「或曰雁不過衡陽」，所以衡陽亦名「雁城」。





。鴨子的翅膀太短，故飛行時搨翅太快而顯得急躁；蒼鷺的翅膀則太單薄，搨翅時便顯得虛浮無力。只有大雁的翅膀寬大強壯，可以從容的鼓動風流，搏扶搖而上雲霄。



我站在樓台看到牠們翱翔的身影，思接千載，千載之下，我彷彿親證了當年李白登宣州謝朓樓時的情景，也似乎可以體會他的快樂。李白的快樂，除了長空雁行的空闊自由以及賞心悅目之外，或許也包含著有朋自遠方來的快樂。大雁來自萬里之外的西伯利亞或蒙古高原，在極地溫暖的夏季過後，在秋風起兮時往南飛越雁門關山，飛越黃河流域而來到長江中下游的湖泊濕地度冬。台灣並不是大雁南遷度冬的屬地，所以一般的台灣人終其一生也無緣看到大雁。雁，是中國古典詩、畫中很重要的意象，如今牠們一群十隻來到與台南一溪相隔的茄萣，讓我得以常常就近觀察，一了宿願。

如果真有如恆河沙數般的無盡輪迴，我也盼望佛陀可以讓我變成一隻大雁，當春風起兮，便可從南國隨著千百隻雁群飛往北天的盡頭。天盡頭，那兒有北極凍原，有西伯利亞寒林，在暮春融雪之後的草原，生機勃勃，可供我自由的覓食、棲息、戀愛與繁殖。(待續)



